

瑞典的中国文学翻译家

[瑞典]牛瑛嘉
万之译

本文旨在回顾中文文学被翻译成瑞典语的情况,并介绍从事这项工作的译者。有些译者只翻译过一两首诗歌,而有些多产的译者将中文文学翻译作为自己的事业。我将在本文中介绍其人其事。本文按照时间顺序,使用定量分析,并提供一些数据来说明;重点将放在早期译者,而对近年的译者探讨较少。

我使用了本人1992年出版的《中文文学的瑞典语翻译》(*Kinesisk litteratur i svensk översättning*)一书中的材料。此外查阅增补了1990年之后出版的译著,因为我那本书只涉及到1990年之前的翻译作品。

二十多年前,当我开始记录瑞典所有的中文文学翻译作品时,我立刻认识到这项工作并不像我原先所认为的那么简单。有些翻译作品在国家图书馆数据库《图书馆索引总目》(LIBRIS)^①中有索引,但版本并不讲究追根溯源,而其他体裁,如收录在年鉴或其他作品集中的短篇小说、诗歌及韵文,则根本没有索引。

我决定试图记录自己能在书籍中找到的所有翻译自中文的小说、诗歌以及戏剧。由于时间缘故,我没有查阅期刊,因为它们的索引通常没有书籍来得详细。另外,我对一些古典和现代的经典作品作了记录,比如《论语》、鲁迅散文等。尽管我雄心有限,要满足这点有限的雄心也绝非易事。因为,一本书是否收录了来自中文作品的翻译,并非总能从这本书的标题或简介中看出来。^②

^① 《图书馆索引总目》(LIBRIS)是一种国家图书馆系统,有图书检索服务,比如搜索工具。

^② 本人查阅了书名中包含“东方”或“世界”这些单词的所有图书,以及其他我认为会收录中文作品的书籍。我通览了斯德哥尔摩皇家图书馆的旧卡片书目,只要标题上出现了“遥远的”这类词汇,我就要求查看该书或诗歌集的样书。我所查阅的这些书籍,大部分没有收录任何中文文学作品,但我还是从少数几本书中找到了一些。

19世纪的瑞典,中文文学翻译并不常见。然而在欧洲其他国家,中文经典早在17世纪末叶就已被翻译为英语、德语和法语。到19世纪,则有更多中文小说及诗歌得到了翻译。例如,有早在1829年翻译的小说《好逮传》(*The Fortunate Union: a Romance*),1841年翻译的高明的剧作《琵琶记》(*Le Pi-pa-ki, ou l'histoire Duluth*),1867年翻译的诗集《玉篇》(*Le Livre du Jade*),其中收录了杜甫、李白和中国其他著名诗人的诗歌。詹姆斯·乐格(James Legge)翻译的两套著名作品集——《中国经典名著》(*Chinese Classics*)和《中国典籍》(*Sacred Books of China*)则分别出版于1876年和1879年。因此,当瑞典译者们开始着手中文文学翻译时,已有翻译为其他欧洲语言的作品可以参考,而早期翻译为瑞典语的大部分作品要么借鉴了法语版、德语版和英语版的翻译,要么干脆是从这些版本翻译而来。这就造成了一些不一致的地方。因为每个欧洲国家都有自身的翻译汉字的一套体系。当瑞典译者进行翻译时,有时采用法语中对某位作者名字的译法,有时采用英语译法,有时干脆按照自己的感觉进行音译。而中文作家通常也不止一种名讳。我往往要花费极大工夫,才能确定作家身份。此外,在早期翻译版本中,原著书名和作者名通常也未以原文标明。

著名的瑞典作家奥古斯特·斯特林堡(August Strindberg, 1849—1912)于1874到1882年间在斯德哥尔摩皇家图书馆(国家图书馆)工作期间学习过中文。他对中国文学、语言和汉字很感兴趣,因此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化史。他还出版了几本有关中国题材的书:《中国,对当前错误教条的一些反抗》(*Kina, några gensagor mot gängse irrmeningar*, 1877)、《瑞典、中国和鞑靼的关系》(*Relations de la Suède avec le Chine et les pays tartars*, 1879)、《中文的起源》(*Kinesiska språkets härkomst*, 1912)。后来,他开始对语言的起源发生兴趣,并撰写了《世界语言的起源》(*Världsspråkens rötter*, 1910)一书。斯特林堡给皇家图书馆收藏的中文书籍编制了书目,该图书馆至今仍然保留着这些书的纸制封套,上面有斯特林堡亲笔题写的书名。^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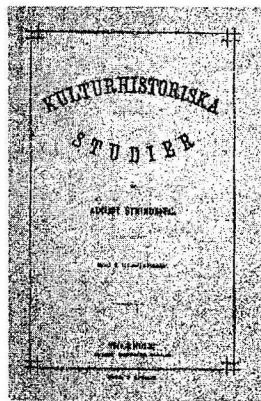


图1 《文化史研究》

我找到的斯特林堡翻译的中文诗歌,只是一首诗

^① 请查看6SK第26页。